


许多时候，语词帮助我在一次次的冒险之中到达我想要到达的地方，我常常无法想象它最初的存在，但它让我如此地执迷不悟，除了沿着为自己设定的语言的 的语言的 方向持续而谨慎地前进之外，我别无他求。

词语的个人历史

马莉  著

女性新感觉

à

yu

de

ge

ren

li

sh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四封、图文排版



责任编辑 李家文
整体设计 郭亚红

词语的个人历史

许多时候，词语帮助我在一次次冒险之中到达我想要到达的地方，我常常无法想象它最初的存在，但它让我如此地执迷不悟，除了沿着为自己设定的语言的方向持续而谨慎地前进之外，我别无他求。



ISBN 7-5306-4134-4



9 787530 641347 >

ISBN 7-5306-4134-4

I·3304 定价：19.00 元

词语的个人历史

女性新感觉

马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语的个人历史 / 马莉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女性新感觉)

ISBN 7-5306-4134-4

I. 词…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359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53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总序

女性散文写作是值得关注的。这里说“值得”，并非女性散文缺乏关注。相反，近些年，无论是媒体，还是批评界、出版界，对于女性散文的热情，异乎寻常地高涨。这一方面由于女性散文写作在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另外，也无可否认价值规律在其中的作用。市场经济原则，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多数媒体关注的只是进入时尚视野的女性散文，或者反过来，以女性散文为酵母来制造时尚。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时尚写作是女性散文的一个主要倾向。由此，也引发过一些争论。其实，从生存地位和话语指向来考察，女性散文本质上呈现出的往往是非时尚的、边缘化的状态，女作家的视角常常自然地倾向于个人的、非主流的层面，因而也就比较较多地带有创新意味。

当文学话语大量地重复着一个声音的时候，女性散文却可能异军突起，独领风骚。这当然需要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比较和考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起，当时的文学时尚或者说时代主题是伤痕文学，表现在散文写作上，则多着笔于缅怀“文革”中遭迫害故去的亲友，矛头指向和政治思想战线上对于“四人帮”的清算是一致的。而在一片同声共愤的檄文中，两篇出自女作家的散文却不落窠臼，不同凡响：张洁的《拣麦穗》（1979）和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80）。两篇散文视角独特，个性鲜明，预示着散文的复苏不会重复原来的路数，完全附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其后的女性散文时有自己的声音发出，虽然微弱，总是能穿透强势话语的障蔽，长久地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也有论者认为，文学创作不应以作者性别不同区别论之，写作题材、表现手法、艺术特色的取舍，均系个人行为所致，与性别无关，否则就是男女不平等，就是对女性的歧视。窃以为，男女不同，天造地设，强调区别，正是达到平等的前提。与其他事业一样，在文学写作上，男性与女性各有自己的优势，和而不同，优势互补，才适于平等发展，共同进步。

2002年，策划“后散文文丛”时，意在集中展示在语言意识和表现形式上，现代感较强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对作者性别并无规限。不料遴选下来，六位作者都系男性。当时以为，终是自己偏于一隅，视野窄狭，被视为重男轻女也是不冤的。后询之一位居京女作家，她说，在散文的创新意识上，女性和男性确有不同，男性作者多着眼于语言和结构的变化，女性作者多看重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上出新。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也如释重负。记得冰心先生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曾假托男性的口吻解读女人：“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

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冰心这里首先提到的也是女性“感觉更锐敏”!由此萌发了编辑“女性新感觉丛书”的念头。

“新感觉”一词,读者大约并不陌生。上世纪20年代中,日本文坛曾出现以横光利一为主将的新感觉派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只存在了四五年,他们的艺术速求对于后来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坛,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世界范围论,着重表现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并未标以“新感觉派”名号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而相对于小说来说,诗歌和散文更长于此道。本丛书借用“新感觉”一词,和八十年前的新感觉派并无瓜葛。人的感觉是和外界接触时第一个鲜活的呈现,具有无比生动的活力和可塑性,实在是文学值得关注和开掘的富矿。感觉的产生可能是天然的,表现感觉却需要艺术的把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两句古诗既传达了一种感觉,也表现了感觉传达的困难。这种极欲表现又极难表现的两难情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恰当的艺术空间,应该产生出优秀的作品。

本丛书以感觉锐敏的女性作家为创作主体,以长于表现感觉的散文作为艺术载体,意在为这一类作家和作品搭建一个平台,日后有幸壮大,逐渐形成一个流派,也是说不定的。还要补充一句,正像时尚散文不是女性散文的全部,新感觉散文也并非女性散文的主体。对于各种有创新意义的女性散文,我们将继续关注。假以时日,也许还会有“女性新思维”、“女性新视点”等等丛书问世。请读者拭目以待。

谢大光

2003年7月24日

目
录
■

总序/谢大光 …001

潮湿 …001

内敛 …011

情欲 …023

事件 …037

期待 …047

经典 …056

质朴 …063

倾诉 …072

言说 …080

品质 …098

良知 …115

神性 …123

本能 …132

疼痛 …140

裸体 …147

- 想念 …153
气息 …162
身体 …181
窗扉 …196
窥视 …204
到达 …210
伤害 …216
缝隙 …227
怀旧 …233
时间 …241
光芒 …245
欲望 …250
结局 …257
等待 …263
暧昧 …269
死亡 …274
痕迹 …282

| | |
|----|------|
| 声音 | …288 |
| 道路 | …293 |
| 触摸 | …300 |
| 隐蔽 | …304 |
| 退潮 | …309 |
| 暗恋 | …315 |
| 阴影 | …320 |
| 河流 | …327 |
| 预言 | …331 |

潮湿


南方热带的气息蕴集了大地上最潮湿的部分，南方的空气在潮湿的绚烂中荡漾着腐败的激情，在那些冥想的屋宇和人影浮动的大街小巷的拐角处，潮湿像不朽的睡眠，攫住了人们行走的脚步和居住的声音。

在南方，所有女人的生命都注入了芬芳馥郁的香气，那些潮湿的气息，那些在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的俗常事务、语言，想象，季节，茂密的树叶以及一朵花瓣上的迷蒙的潮湿



我喜欢在潮湿的天气里出门购物或者在家中写作，尤其在阴雨绵绵的天气里，我的心情会使我的面孔变得平静而安详，我的所有灵感会从我的脚下沿着我身体肌肤的每一个细小的毛孔、蓝色的毛细血管、绿色的神经，爬遍我的全身。我喜欢潮湿的日子就像我喜欢贴近我喜爱的人的身体上那些最为亲切的部分，那些气味，那些感觉，我喜欢在一种气味和一种感觉之中展开我的想象与思考，这一切让我感到安全和可靠，就像爱人的手伸过来，牵着我走出户外，给我叙述生活中最为干燥和明亮的部分。

今天中午我在我的书房里偶然翻到一幅照片，是法国探险摄影家戴西莱·夏尔奈于1859年在美洲考察期间拍摄的，照片上是一个印第安人正用嘴通过一只很长的瓢吮吸一棵巨大的龙舌兰的汁，然后他把吮吸进瓢里的汁再倒进背囊里……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张具有强烈热带潮湿气息的照片上，那巨大的龙舌兰是我从未见过的叶肉质植物，它以我从未见过的粗壮和膨大撼动着我的视觉，那些伸展出来的肉叶像一只只巨形的手指，那些手指比正常人的腰围还粗，比正常人的身体还高。热带的植物总让我想到母性，永远的母性，想到她们的丰乳肥臀。我注视着这些古怪的手指——我称它们为手指，因为它们确实像极了母性的手指，更像母性的身体，储存了许多水分、乳汁和营养的身



体。那个印第安人正在热情地吮吸着它。照片上的说明文字告诉我，这些印第安人利用这种龙舌兰汁发酵并酿制成一种“龙舌兰酒”。这种酒的名字真好听，有一种热带雨林的气息，只有热带雨林气候才能生长出这样饱满肥硕的热带植物并酿制成这样的热带酒。在南方，在我生长的亚热带的海边，我见过许多沙滩上、石头边上、路边的剑兰，它们的形状像极了龙舌兰，也是叶肉质植物，它们几乎与仙人掌一同生活在南方炎热而潮湿的天空下，但体积却比龙舌兰小许多，我不知道剑兰的老祖母是否就是龙舌兰？

只要是冬天一过，春天一到，南方的屋宇就开始了它那一年一度的潮湿的历史，这是一年四季中最激情澎湃也最危机四伏的历史。我从小就知道潮湿是从一间房子的里面开始，从一张间隔的玻璃门开始，从一面墙壁开始，从行走的地面开始，从厨房酱色的瓦瓮开始，从盐瓶子的盖子边缘开始，从桌面上的彩色大花瓶开始，从大衣柜的开门与关门的气味中开始，从所有能够被目光注视的地方和被身体触碰到的细微之处开始。我的祖母是北方小脚女人，她最仇恨南方潮湿的季节，春天到来了，她几乎从不下地，从一张床到一张沙发，拿着把大葵扇成天斜靠在一张靠背枕上，总爱光着上身，一对雪白的奶子面对着墙壁，总爱闭着眼睛小声地唠叨着：这天还有完没完那！后来，她终于无法忍受南方的潮湿，她更害怕她不小心死在南方，埋在一个她不喜欢的

只要是冬天一过，
春天一到，南方的
屋宇就开始了它那
一年一度的潮湿的
历史，这是一年四
季中最激情澎湃也
最危机四伏的历
史。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是坐在我家门前一棵木瓜树下的藤椅上，她的白色对襟绸衫由于身体出汗而变得潮湿柔软起来。

潮湿的会发霉会长虫子的土地上，她坚决要求回到她的北方去，回到她那干燥的寒冷的土地上去，然后心安理得地死在那里埋在那里。可我的父亲不同意，因为那时他还在上海军医大学学习；我的母亲几乎天天都要值夜班；我和妹妹都还很小，我才六岁，妹妹才四岁。但是没有办法，奶奶非要回北方不可，这件事情几乎轰动了我们居住的那座小小的医院，院长伯伯来劝，主任伯伯也来劝，许多叔叔阿姨都来劝，但奶奶的态度似乎很坚决，她说：“我的养老板都挑选好了，我得亲自回去看看，然后买下来，明年就可以做一个棺木了，我不回去谁也做不了主。”院长伯伯对奶奶说：“南方也有好的棺木，我们给您老人家挑一个最好的好不好？”奶奶说：“南方再好的棺木也会发霉，也会长虫子，因为南方潮湿，白天潮湿，夜晚潮湿，冬天潮湿，夏天更加潮湿，南方的土地根本养不了人，活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死人在地下也一样湿气太重，死活都受罪。”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是坐在我家门前一棵木瓜树下的藤椅上，她的白色对襟绸衫由于身体出汗而变得潮湿柔软起来。她拿着一把大葵扇子一下一下地扇着，仿佛要把那些跳荡的炎热情绪从她身边赶跑似的。

另一个天气潮湿的欲雨未雨的下午，我的二叔从北方来到了南方，他要把我的奶奶接回北方去。那天下午全院的叔叔阿姨们都来送别奶奶，他们来到了医院的大门口，因为



奶奶要等一辆三轮车来接她和我二叔到火车站去，他们也就和奶奶一起等，等呀等呀，等了好久，一边等奶奶一边流泪，叔叔阿姨们也都跟着流泪，奶奶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就有人上前安慰奶奶说：“将来我们去看您老人家去！”奶奶说：“别来看我了，我都在土里了，也看不见了。”因为奶奶是全院最年长的老人，每逢过年，连院长伯伯们都来给奶奶拜年，现在奶奶要走了，大家心里都有些不舍。三轮车到的时候，终于下起了小雨，我看见奶奶小心地被我二叔搀扶着上了三轮车，奶奶回过头来用她的目光寻找我和妹妹，还有我妈妈，然后车子就开走了。我看见许多大人都哭了，我不明白叔叔阿姨们为什么对奶奶那么有感情。我对奶奶没有多少感情，因为她疼妹妹，不太疼我，她不太疼我的原因是我长得像我母亲不像我的父亲。

现在我的奶奶已经死了，她已如愿以偿地埋在了北方那片干燥的土地，而不是南方的潮湿的土地。多年以后，我的父亲也去世了，他也回到了我奶奶的身边。

在我的生命史中，我的母系家族来自于南方，我的父系家族来自于北方，因此我的写作实际上被两股身体的力量牵引着，碰撞着，时而发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声音，我的写作属于明亮的天空下与潮湿的大地上的写作，属于对个人经验的体验与幻想的写作，属于南方的写作，属于女性

在我的生命史中，我的母系家族来自于南方，我的父系家族来自于北方，因此我的写作实际上被两股身体的力量牵引着，碰撞着，时而发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声音。



的写作。

南方的土地和天空由于它的潮湿而呈现出一个无限遮蔽的历史,就像一部女人身体的历史,缓慢地朝向另一个诱惑的世界敞开着她的幻想。在潮湿的大地上,乳房与生殖器一起象征了包含人类在内的一切自然的属性。在热烈的生命中,一个女人在与一个男人做爱的时刻,她的隐蔽之处是潮湿的,膨胀的,起伏不止的。潮湿,只有潮湿,才能让不可捉摸的肉体迅速在欲望的冒险之中变得牢固而可靠。一个女人的身体如果不再对欲望产生一种来自身体的强烈敏感,不再对欲望产生巨大的潮湿的反应,这个女人的生命已经被生命所击败,这个女人已不再是女人。这个女人或者已呈中性状态,或者已步入生命的后期。性欲的体验无论是经过长时间的进入或者是迅速地进入,都要在巨大的潮湿的漩涡之中被身体呢喃和虚构,通过潮湿的嘴唇的亲吻、潮湿的手指的抚摸、潮湿的呻吟与叫喊、潮湿的眼睛的注视,潮湿的身体的互相缠绕……而进入梦境,达到欢乐的高潮。人类身体强大的潮湿力量是人类在生命初始的巢穴之中就存在的神秘的力量,这是一种神圣的宗教力量,一种虚弱的玫瑰的力量。人类就像废墟上的玫瑰一样,在潮湿之中盛开着,互相拥挤着、舔舐着而生长,呼吸着痉挛的空气,行走在湿漉漉的、落日照着的自己家园的芳香小径上。我的老保姆喜欢南方的每一个季节,因为她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人,她

人类就像废墟上的玫瑰一样,在潮湿之中盛开着,互相拥挤着、舔舐着而生长,呼吸着痉挛的空气,行走在湿漉漉的、落日照着的自己家园的芳香小径上。

